

亲友来串门 总是敲错门

819户居民 14年没门牌,大学生帮忙一朝解决

淮海新村自1993年建成以来,一直存在一个问题:每家每户门上都没标号。这给来访亲友出了大难题,这不,70岁的王奶奶,每次来看妹妹,总敲邻居的门。昨天,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20名学生,提上油漆桶,带着毛笔,一户一户标上了号码。看来,以后类似走错楼层、敲错门的机会不多啦!

没门牌号 亲友常敲错门

“我姐姐每次来看我,不是敲了楼上邻居家的门,就是敲了楼下邻居家的门。”家住淮海新村7幢5楼的王淑芬说。

王淑芬说,她的姐姐每年至少会到她家来一次,因为楼道没有标楼层,家门口没有标门牌号码,姐姐经常走错,多次敲了4楼、6楼邻居家的门,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,直喊:“你家真不好找。”王淑芬的小孙子比较聪明,在跑错一次奶奶的家门后,每次上楼都要在心里默默数数。

今年80岁的蔡荷英,居住在淮海新村8幢某号401室,她告诉记者淮海新村一共有17幢楼70个单元,自小区1993年建成以来,就没有标楼层、门牌号码。居住在这里的819户居民,一直受罪。除亲戚来了会敲错门外,邮递员寄东西,也经常送错门。

“有时候我们去居民家里,也要试探着敲门,问居民哪个是201,哪个是202。”社区主任周蓉说,他们也分不清。

淮海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,开发商其实在楼下的防盗门上标了门牌号码,单号在左侧,双号在右侧,上楼时,就按这个指示对号入座就可以了。然而,这个门在楼下,很多人都会不太留心。

“有门牌号,就方便了”

“我是去年6月份调到这个社区当主任的,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居民上门反映,家门口没有门牌号。”淮海新村社区主任周蓉告诉记者,为方便居民,他们一直在酝酿标门牌的事情。

巧的是,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与该社区联系,要在该社区建立一个实习基地。昨天,该实习基地揭牌当天,社区主任就给他们一个任务:给819户居民标门牌。

下午2点,20名学生来到了淮海新村社区,大家两人一组,分头行动,一组承包一至两幢楼的门牌标号。耿泽和李涛两名同学,负责给8幢楼的居民标门牌。只见耿泽左手拿着红色油漆杯,右手握着油笔,李涛拎着凳子,做后勤工作。每到一户居民家门口,李涛就放下凳子,耿泽上去标号,配合十分默契。“以往参加社区活动,都是打扫卫生,写门牌号还是第一次。”两个人表示很有成就感。

以前,居民曹大爷都是依靠电话给客人引路,看到门牌号码写好后,他不由得感叹:“有了门牌号,以后就方便了!”

实习生 蒋振凤
快报记者 钟晓敏

车子跑偏,撞死路边人

开车埋头打手机 “打”掉48万元

“我真后悔啊,一个电话不但让我撞死了人,赔了48万还要承担刑事责任,这世上要是有后悔药就好了。”王某一想起自己开车时打电话,结果车子冲到路边,撞倒了一男一女,就追悔莫及。

昨天上午,鼓楼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,缓刑3年。在此之前,经法院和相关部门调解,王某因过错已赔偿死者家属46万元,赔偿伤者2万元。

聪明,“反正天黑没人发现”,立刻心存侥幸驾车逃离了现场。

事故发生后,经过的路人发现惨祸,立即拨打电话报警,被撞倒的赵女士和陈先生被送往医院救治,但赵女士终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。

自首后被判赔48万元

次日凌晨,经过几个小时激烈思想斗争的王某最终选择了投案自首。经交警部门认定,王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2007年1月10日,王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。事后经过交警部门的调解,王某赔偿了被害人赵女士家属各项损失46万元。刑事案件审理中,伤者陈先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,经法院主持调解,王某赔偿了陈先生医疗费

等经济损失2万元。

法院作出上述一审判决后,听完法官的宣判后,王某只恨这世上没有后悔的药,仅因边开车边打手机就闯下了这么大的祸,自己赔了巨款又判刑。

该案审结后,鼓楼区法院一法官对此颇有感触:边开车边接打电话这一错误行为屡禁不绝,不出事谁也不在乎这点“小节”,但一旦酿成事故则后悔晚矣。王某的教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据相关部门的测试调查数据显示,人在开车打手机时遇到的潜在危险,与人醉酒后驾车存在的潜在危险是同等的,但愿所有的驾车人都能以本案为戒,自觉遵守交通法规,避免发生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。

通讯员 李自庆
快报记者 宗一多

厂长跑了 我们找谁要工钱

许多机器设备已搬走,员工们好发愁

快报讯(记者 赵守诚)“高高兴兴来上班,哪知道大门和办公室都是铁将军把门,工具设备也收起来了,厂长没了人影。厂里还欠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和800元的工龄补贴呢。”昨天,南京朗诗服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的员工向快报投诉。

地处江宁区的朗诗公司专门做牛仔服装加工出口生意,开办已逾5年,共有约200名员工。今年3月27日,厂部贴出通知,称因货源接不上,暂时停工几天,请员工3月31日再来上班。

3月31日,厂部又贴出通知,称“因货源还是接不上,故再续假5天,请员工们4月5日来上班”。员工蒋女士等人找到厂负责人之一的徐某,问这厂是否能生存下去,如果要倒了,早点告诉大家,好准备后路。答复是“我们是上市公司,

绝对不会破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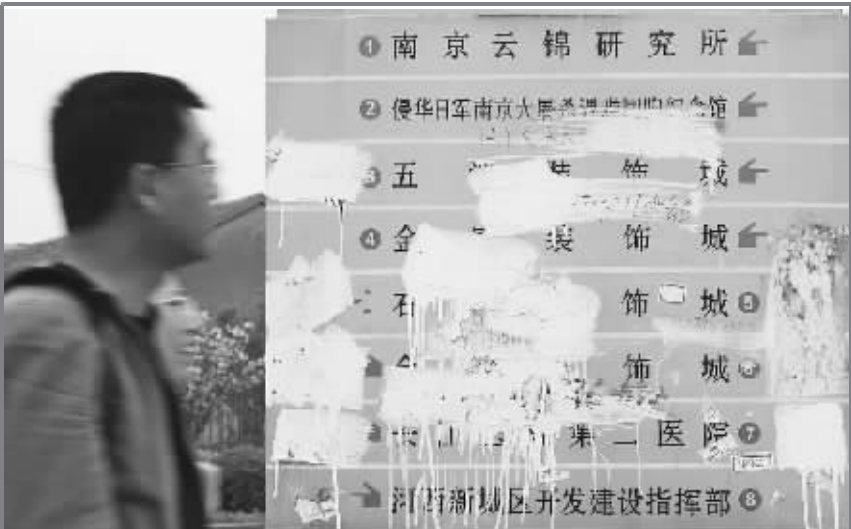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,员工们来到厂里,却发现大门紧锁,许多机器设备已搬走,厂部管理人员一个也找不到。几经周折,员工们找到了朗诗公司的法人代表樊晔。员工们问:“我们都是民工,要生活,就是解雇我们,也要提前几天通知,好有个心理准备。现在厂长突然跑了,欠的工钱应该付给我们呀。”

樊晔面对质问,始终只有一句话:“你们去起诉我好了。”并拒绝记者采访。

据知情人称,江宁这家服装厂法人代表虽是樊晔,但主要由东台人高明负责经营。

在厂里做水洗工的杨文平等十分气愤,厂里的管理层都是东台人,现在他们的生活用品都不见了,厂里还欠我们薪水,我们究竟该找谁去?目前此事仍在处理中。

(于先生爆料奖80元)



路牌“毁容”

昨天,在南京江东中路上,一块指路牌被白色涂料刷得乱七八糟,上面的路标难以辨认,给不少找路的市民带来了不便。

见习记者 唐伟超 摄

“傻孩子,别想不开啊!”

痴情男来宁寻女友,好心乘务员一路苦劝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马晶晶 记者 陆鸣)“傻孩子,千万别想不开!”前天晚上8点30分,龙蟠路肯德基店,一年轻小伙刚吃到一半,就突然径直朝店外的大马路上冲去,陪伴其侧的列车女乘务员一把将其紧紧拉住,被拉下的小伙则泣不成声。

“他在上海上的火车,正好坐在我工作的车厢内。”及时将小伙拉住的列车女乘务员郝女士说,小伙上车后刚打了几个电话,就开始坐立不安起来,“眼睛通红,好像哭了很久,我看着有点不对劲,让人担心。”

40多岁的郝女士说,小伙瘦瘦高高,20岁出头了,还和自己已上大学的儿子一样,依然是孩子,需要人照顾。郝女士给小伙打了一杯热水,趁着工作的间隙,慢慢与其攀谈起来。

小伙姓叶,盐城人,一

直在上海打工,其间认识了一个南京女孩,也在上海打工,两人很快成了恋人。两天前,因为一点小事,两人发生口角,不欢而散,一时负气的小伙当时也没想那么多,谁知两天下来,始终没有女孩的消息。昨天上午,小伙收到短信,女孩称她已经回南京老家,不想再与他在一起了。

小伙顿时慌了神,抱着非将女孩劝回来不可的念头,立马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,途中小伙又不断拨打女孩电话。刚开始女孩还愿意接听,反复说明着“分手的决定已定,请不要再来南京,不要再来找我,等我”的话,任凭小伙电话那一头痛哭流涕、不住哀求伤心,也无济于事。

直到后来,无论是电话还是短信,女孩一概不理。小伙只知道女孩家住黑龙江路附近,具体地址也不清

楚,可依然坚定地来寻找,不肯死心。一路上,郝女士耐心听着,偶尔轻轻劝慰,言情婉转含蓄。而已伤心了一天,什么也没吃的小伙身体渐渐变得虚弱起来。

当晚7点多,列车抵达南京站,小伙子下车时,走路跌跌撞撞,似乎随时都会晕倒。结束工作的郝女士一路陪伴,并就近将小伙带至车站附近的肯德基店,给小伙买了点吃的。

谁知小伙饭刚吃到一半,稍稍恢复了点体力,就突然朝大门外跑去。惊惶中的郝女士奋力追上前去,拼命拉住小伙,“傻孩子!你想干什么?!”被拉住的小伙顺着乘务员手臂跌落,泣不成声。

为防再出意外,郝女士拨打了110,随后赶到的110民警将小伙带往派出所安置。

(周先生爆料奖80元)

■视频预告

他是不是他的亲人?
“生活南京”
今晚揭开谜底

昨天,快报A8版刊登了《47岁上海男子苦寻亲生父母》一文后,记者接到一些读者打来的咨询电话,他们觉得文中的徐国志可能是他们的亲人。

“那个年代,我们的生活条件不好,妈妈从老家溧阳将襁褓中的弟弟带去上海。”54岁的周先生说,当时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,再加上1960年出生的弟弟,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难。妈妈觉得将弟弟送到上海这个大城市也许会有条活路,于是她趁着到上海做妈妈的机会,把弟弟丢在了一个公厕旁。当时,由于周先生的妈妈非常害怕,没有在弟弟的身上留一个字条。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一点线索都没有,茫茫人海想寻找当年被遗弃的弟弟,实在太困难了。但今天看快报的报道,觉得那个人也许就是我的弟弟。”周先生认为,如果真是亲兄弟,见面时肯定会有心灵感应的……

那么,徐国志到底是不是周先生的弟弟?如果不是,他的寻亲路到底还要走多远?今晚7点,47岁的徐国志走进www.lifenanjing.com.cn·视频在线寻亲,敬请关注。

快报记者 郭芷冰

危险电塔旁 设捕鸟陷阱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李梦雅 记者 赵守诚)“虽然是野鸟,但是这样被活活掐死,最后肯定要当野味卖掉,也太不人道了吧!”昨天下午偶然看到了这一幕,在汉中门某酒店做厨师的小李愤怒地说。

汉中门大街有一座电塔,标号是110KV莫闹1#线,四周都是用栏杆围住,4米高处显眼地挂着“禁止攀登,触电危险”这个牌子。可就是这危险之地,竟被人用来捕鸟。

在这小塔靠墙的右侧,有人搭了不足一平方米的陷阱。这个陷阱呈长方形,里面分布着两个三角形的铁丝网。陷阱里撒满大米、芝麻,还有鸟类爱吃的稻谷。

“我早上看到一只小鸽子飞下来吃稻谷,3分钟后,我就看到小鸽子的头已被铁丝网掐住出不来了。”小李说,后来,他看到一个人伸进去利索地把鸽子拽了出来,见无人注意,又赶紧撒一把芝麻,跑了。

记者在现场守候期间,捕鸟人并未出现,但是那不足1平方米的陷阱里,仍旧撒满了谷物。(李先生爆料奖60元)

发怒妻子 欲“休”醉鬼丈夫

快报讯(通讯员 森林 记者 周鹰)酗酒闹事被辞退后,身为丈夫既不愿再就业,也不愿做家务,最近家住南湖的小铁子差点因此而妻离子散,幸亏妻子小花的小姐妹出面劝说,才恢复了全家的安宁。

8年前,40岁的小铁子与小花相识,结婚,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,但婚后小铁子嗜酒成性的坏习惯逐渐显露,逢酒必醉。单位让他押车送货,经常是货物刚到目的地,他就抱了酒瓶。去年7月,小铁子又因酒后闹事,被单位辞退,前后因酗酒丢了好几份工作。

失去工作后,小铁子嫌这工资低,嫌那工作压力大,坚决不愿再上班。他呆在家里,还什么家务也不愿意做。

小花认为,依靠她700多元的月工资,一家三口难以生存,一气之下找到姐妹商量协议离婚的事。经过好友再三开导,小花最终放弃了离婚的想法,但同时她也郑重警告丈夫,如果一个月内再不上班,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



河堤成菜地

在南京金川河长平桥段,河堤两边盛开的油菜花显得格外艳丽。据路人称,这里的河道两边已被别人开垦成了菜地,而在河道上种菜肯定会影响金川河的排涝性能。

快报记者 翁叶俊 摄